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一

宋　祝穆　撰

帝系部

宮嬪 又見美女宮粧部

羣書要語六宮鄭注前一宮後一宮也五者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三十人周禮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

職之法教九御內宰漢因秦制正嫡曰皇后其餘內職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加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元帝加昭儀又有五宮順常無涓共和娛靈寶林良使夜者之小職漢外戚傳光武中興並省前制正嫡之外唯立貴人美人綵女之號范曄後漢書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取媛修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魏志女無美惡入宮見妒鄒陽書將聽雞鳴之詩豈限魚貫之序元稹制

詩句拊心却笑西子顰掩鼻誰憂鄭姬謗長孫佐輔重遠豈

能懟沼鵠棄前方見泣前魚前人

古今事實

能諫好獵

楚莊王夫人樊姬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

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列女傳

號如夫人

齊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

不妄登車

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遊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列女傳

能以死諫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勾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

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之德妾請從王死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列女傳

釣弃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其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弃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

言美人者族

掩鼻進讒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褏知王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褏既知王以為不妒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褏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

王之吳王曰悍哉令劓之

進西施女

勾踐索美女獻吳王得諸曁賣薪女且先習禮於土城

土山邊有石是西施浣紗石

臨終固寵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生知音善歌舞每為

新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帝

太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見願以王及兄弟為託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毁壊必畏惡棄我尚肯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夫人卒上憐憫之畫其形于甘泉宮上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幄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

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畫王昭君

王嫱字昭君王穰女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昭君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説元帝後宮人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宫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金少者不減五萬金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及匈奴入朝選宫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天

子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有畫工毛延壽為人形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寛並工狗馬衆勢人形不逮延壽杜陵楊望樊青尤工布色皆同日弃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為作歌詩後昭君服毒死舉國葬之胡中胡地白草而此草獨青故曰青塚

馮媛當熊見熊門

老温柔鄉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

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舍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悟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樊嫕進言合德容貌帝召入宮合德新浴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

教授宫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飛燕體輕

成帝微行過河陽主家悦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後召入倶為婕妤欲立飛燕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書奏收繫獄後論為鬼薪成帝步太液池起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箸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帝令左右持其裾久之風止裙為

之皺后曰帝恩我使仙去不得他日宫姝或襞裙而皺號留仙裙外傳

不肯同輦

成帝初即位班婕妤選入後宫成帝遊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

絳紗繫臂

晉武胡貴嬪名芳鎮軍胡奮女也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始有專房之寵帝嘗與摴蒱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慙

宫中羊車

晉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宫人數千自此掖

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
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宫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
而引帝車

選女尚書

魏明帝耽於内寵婦官秩名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
至掖庭洒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
以為女尚書使典外奏事處當畫可

最寵四人

魏文帝宫人有最所寵者曰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鬢縹緲如蟬翼巧笑以妒錦絲作紫粉拂靣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絶古今注

聞鐘早粧

齊武帝以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宫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半面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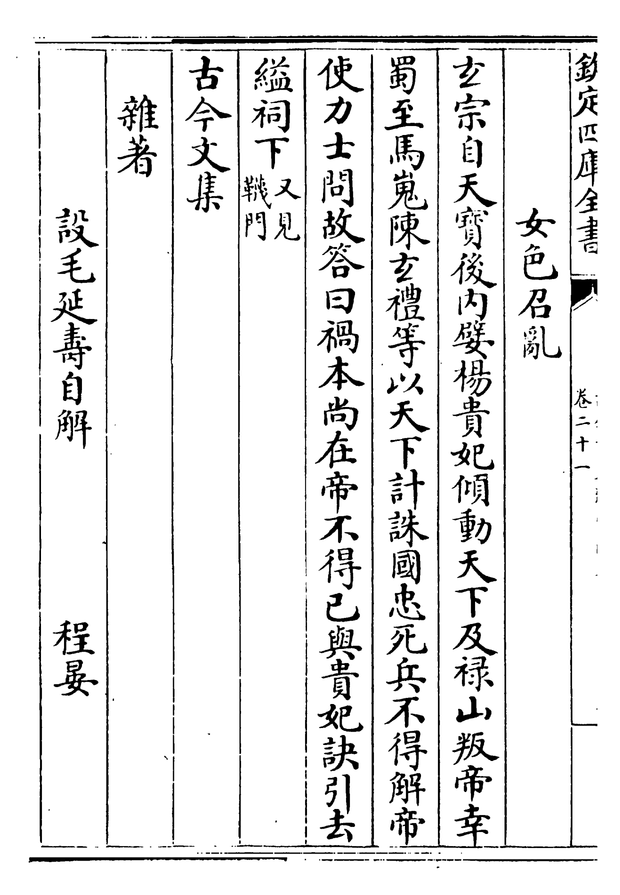
南史徐妃以元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

女作門楣

楊貴妃寵幸時謡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外傳

姊妹皆貴

楊妃小字玉環明皇幸温泉楊妃諸姊妹皆貴從幸墜鈿墮珥狼籍道旁大姊封韓國夫人三姊封秦國夫人八姊封虢國夫人



女色召亂

玄宗自天寶後内嬖楊貴妃傾動天下及禄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死兵不得解帝使力士問故答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貴妃訣引去縊祠下又見戦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設毛延壽自解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

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有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一婉娩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女有辭割歡同

輩夫豈無懐防畏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豈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惟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跋楊妃病齒圖　黄魯直

禁架之術自古誠有之余觀玉環病良苦豈非坐多食側生遂動揺其左車乎阿瞞在帝憂戚之心形於顔面亦小窘矣嗚呼移此心以及天下為如何耶

古詩

妾命薄　李太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最難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浣紗篇　宋之問

越女顔如花越王聞浣紗因徵不自寵獻作吴王娃山

數半藏匿苧蘿吏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艶色奪人賞效顰亦相夸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此詩言復還姑蘇

王昭君歌　劉長卿

自矜妖艶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繢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顔對人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黄河流纖腎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

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明妃曲　歐陽永叔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明妃引 十四歲作　　邢居實

漢宮有女顔如玉淺畫蛾眉遠山緑披香殿裏夜吹笙
未央宫中朝理曲絳紗蒙籠雙蠟燭簫鼓聲傳春漏促
玉輦三更别院歸夜深月照黄金屋蒼苔滿院無行迹
總為君王未相識天上天仙骨格别人間畫工畫不得
嫣然一笑金輿側玉貌三千斂顔色羅帷繡户掩香風
一朝遠嫁單于國金鳳羅衣為誰纓長袖弓彎不堪舞
一别昭陽舊院花淚洒臙脂作紅雨回頭不見雲間闕

黄河半渡新水滑馬蹄已踏遼碣塵天邊尚掛長門月

黄沙不似長安道薄暮微雲映衰草胡兒馬上鳴胡笳

緑鬢紅顔為君老西風蕭蕭易水寒啼痕不斷幾闌干

年年看盡南飛鴈一去天涯竟不還少年將軍健如虎

日夕撞鐘搥大鼓寳刀生澁旌旗卷漢宫嫁盡嬋娟女

寂寞邊城日將暮三尺角弓調白羽女得猛士霍嫖姚

縛取呼韓作編户

李夫人　　白居易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别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返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

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壁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艷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凡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冬白紵　　元稹

吳宮夜長宮漏欵簾幙四垂燈焰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翩翩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軟舞腰軟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牀臂為枕朝珮摐摐王晏寢醒來

閽門報無事子胥死後言為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氷寒不睡

後庭怨　王諲

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巧笑披香殿裏蔫蛾眉蛾眉雙雙人共進常恐妾身從此擯甄妃為妒出層宮班女因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長啼後庭裏獨立每看

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聞蟲翡翠簾春晴照面鴛鴦水紅顔舊來花不勝白髮如今雪相似傳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僞不貴真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砌槿花新

馬嵬行　　劉禹錫

緑野扶風道黄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徊轉美目風日為無輝貴人飲

金屑倏忽飛英暮平生服杏丹顔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粧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韈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絶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律詩

宮詞　　王建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

內人爭覔洗兒錢

悲老宮人　劉得仁

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寵

準擬人看似舊時

詩話

賦詩有體

魏泰之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劉禹

錫云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白樂天詩曰六軍不發

無奈何展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時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坡云杜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花蘂賦詩

費氏蜀之青城山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

夫人效王建作宫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宫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耳

皇太子

羣書要語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序卦震爲長子說卦一有元良萬國以正文王世子天子之元子注儲君副主郊特牲皇太子乘青蓋車後輿服志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晉天

文志正體毓德於少陽注育德於東宮東宮少陽也顏延年曲

水注詩春秋之義立嫡以長魏崔琰書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韓詩外傳主鬯春宮韓集貳體宸極守器宗祧沈約表

詩句鶴駕通霄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杜

古今事實

朝覲謳歌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兄弟交遜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史

兄遜其弟

周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以讓季歷

問安侍膳

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問内侍曰今日安否何如内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内侍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

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文王世子

正人與游

成王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悅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元稹書

鸜鵒

周靈王太子晉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巔謝時人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劉向列仙傳

當璧者立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曰當璧而拜埋璧於大室之庭再拜皆壓紐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

禮違命楚其危哉左傳

撫軍監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師在制命而已左閔二

廢立侯命

衞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

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衛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于宋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它子靈公死衛人立輒而拒蒯聵是輒之立非有靈公之命安得利其位而拒之胡管見

治亂所關

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立自使滅祀叔孫通傳

四皓調護

高祖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從太子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上恠之四人前對各言姓上大驚曰煩公等卒調護太子

不當將兵

漢張良傳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良本招四人者謂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

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無功必矣

所當蚤建

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令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而嬗天下而曰豫定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子啓最長請建以為太子

提殺太子

孝文時吴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殺之吴王由是怨望

鼂錯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輔以智術

受詔立幼

武帝時寵姬趙婕妤有男上心欲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可屬社稷上迺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昭帝崩霍光奏議曰武帝

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奏可

使通賓客

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及冠就宫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納史良娣産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宫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宫掘蠱得桐木人

太子急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斬充以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吏捕圍太子太子自經與皇孫二人皆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遂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生於甲觀

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應劭曰甲觀在太子

宮甲地

亂我制度

元帝八歲立爲太子壯大仁柔好儒見宣帝以刑名繩下云云帝曰漢家自有制度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

不絶馳道

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甞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遅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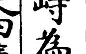
其故以狀對上大悦乃著令云太子得絶馳道注門樓上有銅龍

作歌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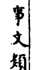
漢明帝作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賛太子之徳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古今注

坐氊著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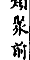
晉隱懐太子傅舍人杜錫每以忠規勸太子太子怨使人以針著錫所坐氊中而刺之







娶當擇賢

晉武帝娶楊后生惠帝初為太子謀昏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酷妒夙著上曰衛公女可賈公女不可衛家女賢而多子端正而長賈家女種妒而少子醜惡而黑短郭氏使輸物楊后遂納賈妃後亂晉國史

菜去邪蒿

邢峙為博士授太子經厨人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

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食北史

兄弟相屠

唐太宗功高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九年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懼乃以太宗為皇太子

雙陸不勝

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臣覌天下未厭唐德云云今欲繼統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

久之召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王於房州狄傳

入宫備選

紹興壬子詔知太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畤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宫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瘠廼留肥而遣瘠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义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

者以足僦之上曰猶偶然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遣肥癯者即孝宗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温州都監揮麈録

請建太子

仁宗朝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司馬光吕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宫中養子二人小者不慧大者可也明

日奏事又啟之上曰決無疑也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
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等
勸上早立嗣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范鎮司馬光言尤激
切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卒未許如是五六年
言者頗怠一日琦取孔光傳懐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
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
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
心則無不可者司馬又面奏曰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

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遂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禁中傳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唯唯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治安策

賈誼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

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故提孩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

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宫也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皇太子箴　　王褒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寓功均造物改文為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藯五稱之對師

曠降四馬之恩切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正離暉惟機天啟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覲則元子為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為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

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疢甘言鮮不為累則哲為難知人未易居室為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於前星柜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

順宗立皇太子冊文

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淳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

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流祚無窮光纘洪業運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皇太子受冊賀牋　汪藻

仰法前星肇開儲禁慶闗宗社禮絶臣鄰中賀共惟殿
下胄出神明生知忠孝夙禀刑家之訓居無在傅之勤
震一索而得男叅膺眷命月三日而成魄難徇撝謙兼
隆監撫之名進極裒嘉之數載錫琱珉之冊爰頒青輅
之旂某幸託宗暉欽承友順慼典方貽於宫壼歡誠敢
後於簪紳

立皇子賀皇帝表　趙汝談

明詔選宗俾席帝圖之慶懿親入侍式蕃王室之强邦

本益隆輿情胥附中賀伏以似續所以宅元祀稱謂所以係衆心於皇我家克灼休命恭惟陛下孝綏宗廟仁恤甸侯雖大疑罔間庶民每垂清問然獨斷有超世主一出至公深惟神明之資近在昆弟之子夙夜謹度被器遇之已殊中外具瞻會嫡長之當建爰升上嗣以弼丕基人謀與能天迪從保臣叨居末屬欽仰閎謨誦嘉祐之制書幸今復見望長安之謁舍班賀無從

立皇子賀皇后牋　趙汝談

繼别承祧肇自商周之典定封建本莫如魯衛之親藩邸應祥宸闈交慶中賀共惟殿下宅深而慮遠積厚而流光顧皇嗣以誰堪贊帝謨而親決擇宗惟近立長不疑軍國之敬日嚴神明之歡允叶臣承聞大慶服在遠方雞旦三朝海上徒瞻於魏闕鴻基萬祀宫中應奏於

雲門

律詩

壽皇太子　楊萬里

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隆
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戶戶是堯封
又
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内賜茱枝禹
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巵三宫千萬壽剩費若千詩
又
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橋中招綺夏瓜處屏伍文老
别漁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寓野人芹

壽皇太子　趙彦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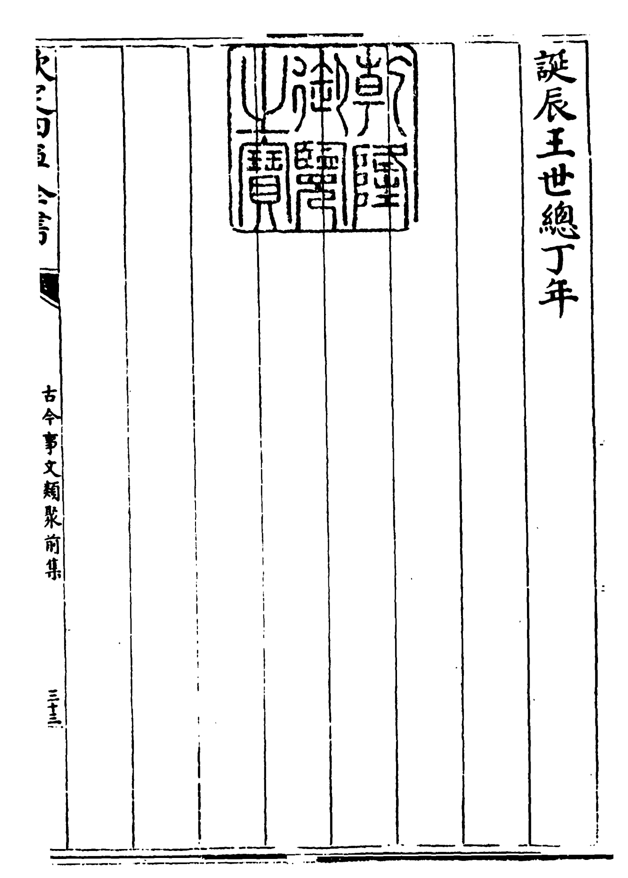
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清臺太史知

又

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横槊少全篇小吟青著梅梢句一日東風四海傳

又

光堯初御六龍天上直參維大火躔天意分明昌宋德



誕辰王世總丁年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二

宋 祝穆 撰

帝系部

皇子 公主皇孫附

羣書要語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假樂 金枝玉葉璇源 帖六 王孫公子不鏤自雕非鸞則鳳分枝若木疏派天潢 魏王固表

古今事實

鍾愛少子

漢梁孝王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府庫金錢且至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請封皇子

光武建武十五年吳漢上書請封皇子詔羣臣議奏曰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定位號以廣藩輔制曰可

養成德器

唐太宗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褚遂良諫曰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褚傳

分朋角勝

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

諌曰二王尚少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夸視非所以勸敦睦也上遽止之

正人檢束

兖王宫翊善姚坦好直諌王每有過失坦必規正宫中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召王乳母問王疾增損乳母曰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善士輔佐王為善事今王不能用規諌而詐疾欲

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王年少未知出此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聖政錄

中丞彈奏

許王為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中丞而被推鞫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羣臣當糾摘汝為開封尹豈可不舉劾卒罰之

下嫁諸侯以下係公主

周召南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遠嫁單于

單于兵强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

不以私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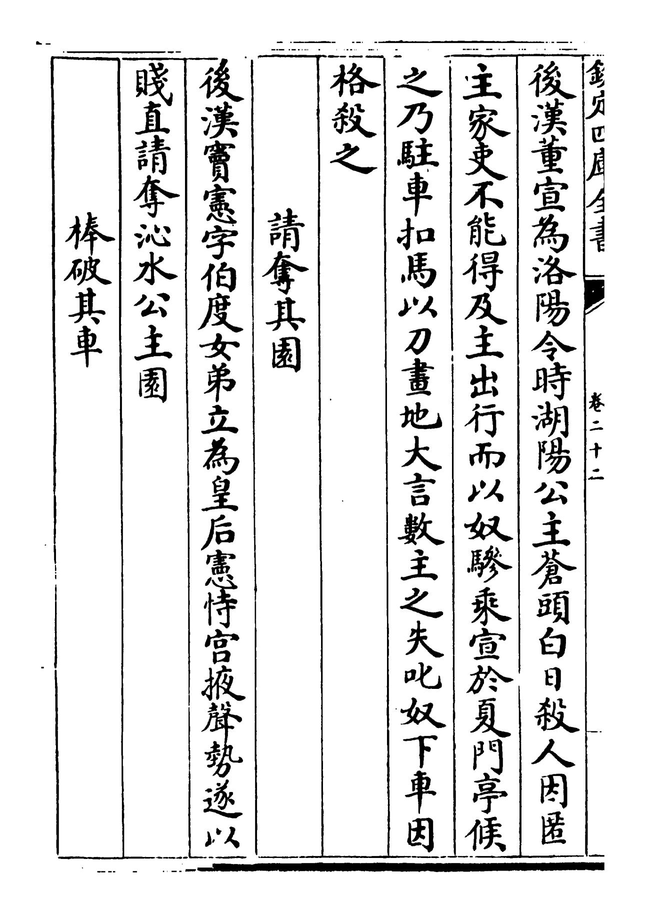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困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

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為前入贖
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於是為之
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
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不以私謁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格殺其奴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請奪其園

後漢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棒破其車

後魏高道穆為御史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三焉後世

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獘也以侵陵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奬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絶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律詩

壽皇孫　　楊萬里

玉歷當千運天潢第一源本支堯百世有道宋曾孫接武前星耀依光太上尊年年會慶節更慶茁蘭蓀

壽皇孫　　趙彦端

前星炳煥領孫星環拱中天日兩輪四葉重光同聖世千秋佳節近生辰本支秀茂旦復旦典學熈明新又新喜入威顔天一笑壽觴分賜一枝椿

雜著 係公主

自古帝王之女

昔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敤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周成王之女嫁於陳並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於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初學記

親王

羣書要語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制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土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授之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尚書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更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土取黄者覆被四方蔡邕獨斷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王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土無二王臣爵

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七十年又依舊稱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初學記

周文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冊雅文王剪桐貽緒訓梓垂芳冊澤王男制受茲赤社建爾國家賜廣陵厲王冊親猶凡蔣位比燕荆河間王制周之曲阜元子遣侯漢之平臺恭王龔父冊澤王男制

古今事實

寶玉展親

武王乃昭德于二姓之邦分寳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旅獒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周王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荀君道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不廢懿親也

封建其弟

成王封伯禽於魯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封弟作誥

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

剪桐戲封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

犬牙相制

漢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固本紀作宗字

非劉不王

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

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犯色

預知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怨望稱疾不朝景帝三年吳王濞等七國舉兵反遣亞夫灌嬰將兵擊之

設醴敬賢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酒醴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舞袖小舉

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

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不得干政

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吳王五子傳

當别親疎

唐髙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彛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

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膠東王傳

古今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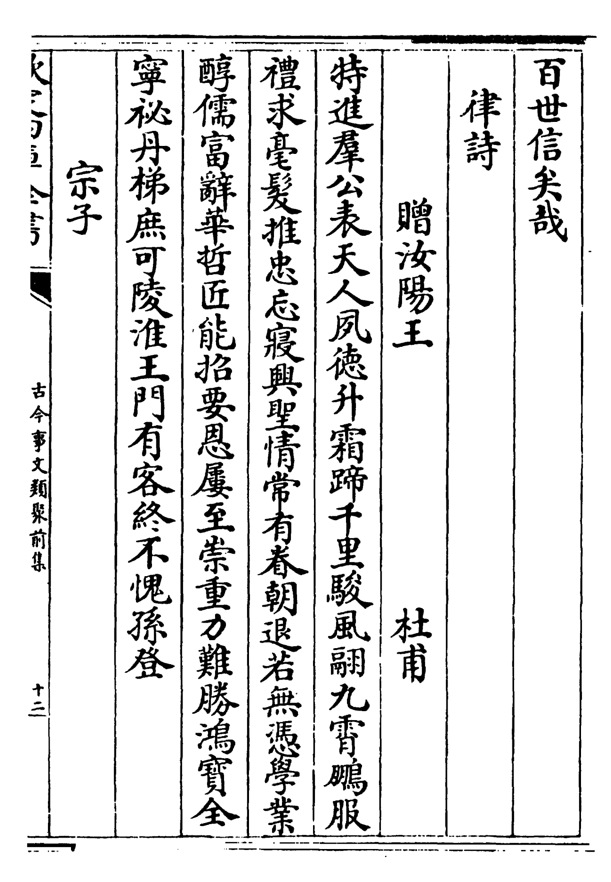
雜著

漢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

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
侯九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
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歷載八百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
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
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内
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
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
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

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為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信矣哉

律詩

贈汝陽王　杜甫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鴻寶全寧祕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宗子

羣書要語周以宗強史天揖同姓秋官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叙傳大宗維翰宗子維城詩板本支百世文王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曲禮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杕杜綿綿葛藟在河之滸注葛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詩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杜牧書詩句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杜哀王孫

古今事實

麟趾信厚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謂紂世）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宗盟當先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左）

文昭武穆

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注自祖以下一昭一穆

心居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

庇廕本根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文七

以忠而死

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懐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族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招致方術

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來獻雅樂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被服儒術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召見甘泉宮帝謂之千里駒以宗正與之賛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封事極諫

劉向傳云吾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極諫

以忠被譛

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譛愬皆免官

青藜校書

劉向校書天禄閣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

下而觀焉出懐中玉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拾遺記

齊於編人

光武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親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朱浮傳

為善最樂

後漢東平王蒼明帝詔曰者問蒼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即位朝廷每有疑政輙驛使咨問蒼悉

心以對皆見納用

小山大山

劉安招隱士詩序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懐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選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詩曰桂樹藂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樛

援筆成詩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善屬文時鄴建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

錦囊賦詩

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

召見金鑾

賀知章言李白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羮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

市召入為樂章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

天子同庚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是為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神宗後即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為宗室登科第一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賛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訣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奸臣傳知柔相昭宣附宣惠太子輩傳後止叙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作傳何耶

進仙源類譜表　　吕祖謙

天發慶源衍皇支於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令

日載躅上儀交舉竊以建邦啓土胄本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歷運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圭仁垂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並緝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録發揮昌緒見小宗大宗之蕃中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册崇成繇宣祖以來盛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洪圖振振信厚之風皥皥泰和之治銀潢滉瀁玉版閟嚴千八百國之

封先子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允也同符懿鑠龎洪函生闓澤恭惟陛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系綿延鑒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模榘矱之遵式是丕彞對于華旦臣等叅聯庭宷親覩邦祺垂統聿傳陋柳芳永泰之譜休聲遠繼賡石介慶歷之詩

律詩

同子瞻和趙伯充團練韻　黄魯直

金玉堂中寂寞人仙班時得共朝宸兩宫無事安磐石

萬國歸心有老臣家釀可供開口笑侍兒工作捧心顰醉鄉乃是安身處付與升平作幸民

外戚

羣書要語瑣瑣姻婭則無膴仕節南山有貴戚之卿孟子軒冕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姞之宜周燕集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湫宅閒門不有椒房之勢同上

古今事實

遠戍毋家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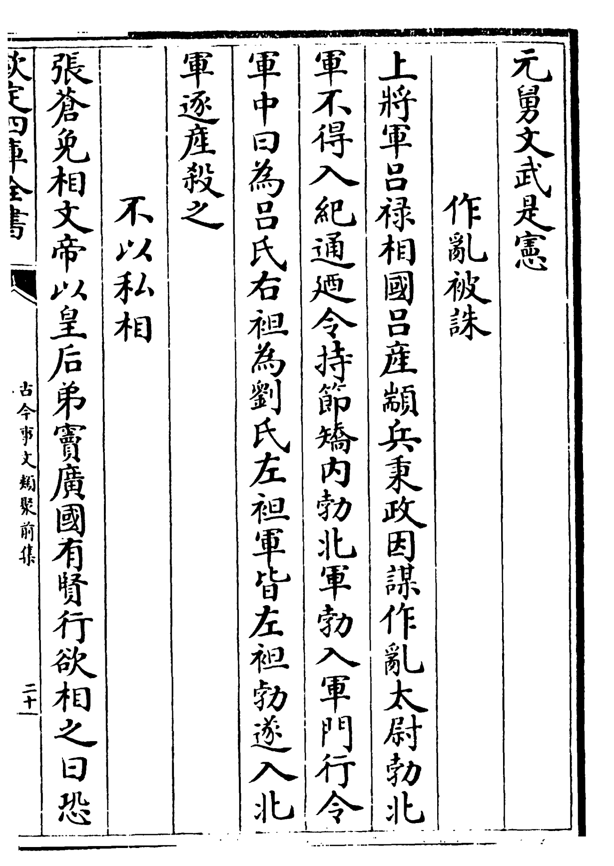
尹姞禮法

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有禮法都人士

王之元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



元舅文武是憲

作亂被誅

上將軍呂禄相國呂産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北軍不得入紀通廼令持節矯内勃北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入北軍逐産殺之

不以私相

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嘉為丞相本傳

為相傲兄

武帝即位田蚡以肺腑為相權移主上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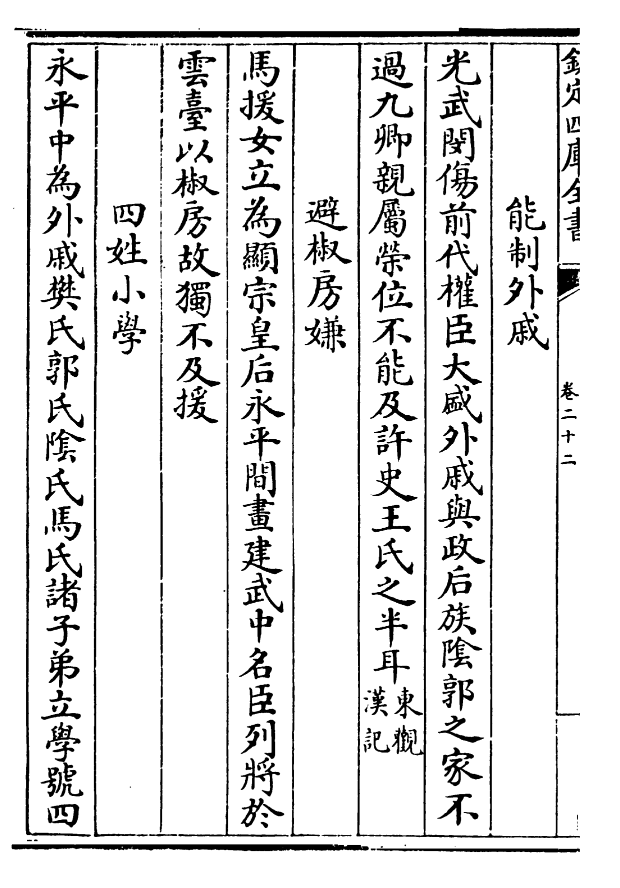
恃恩誅族

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昭帝崩迎立宣帝是時光子禹及

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後因藥殺許后霍氏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同日五侯

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河平二年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五人同日封其日黃霧四塞



能制外戚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東觀漢記

避椒房嫌

馬援女立為顯宗皇后永平間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

四姓小學

永平中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

姓小學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不私其兄

明德馬皇后顯宗之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録其勤勞毋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宫之家故不著　和熹鄧后和帝后也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輙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郎

戒外家僭

明德馬后云前過躍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緑褠領袖正白視御者不及遠矣其車服不軌者更絶屬籍於是內外從化

尋訪外家

隋文帝外家吕氏甚微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者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

世為帝戚

竇氏自武徳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關東人與崔盧昏皆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古今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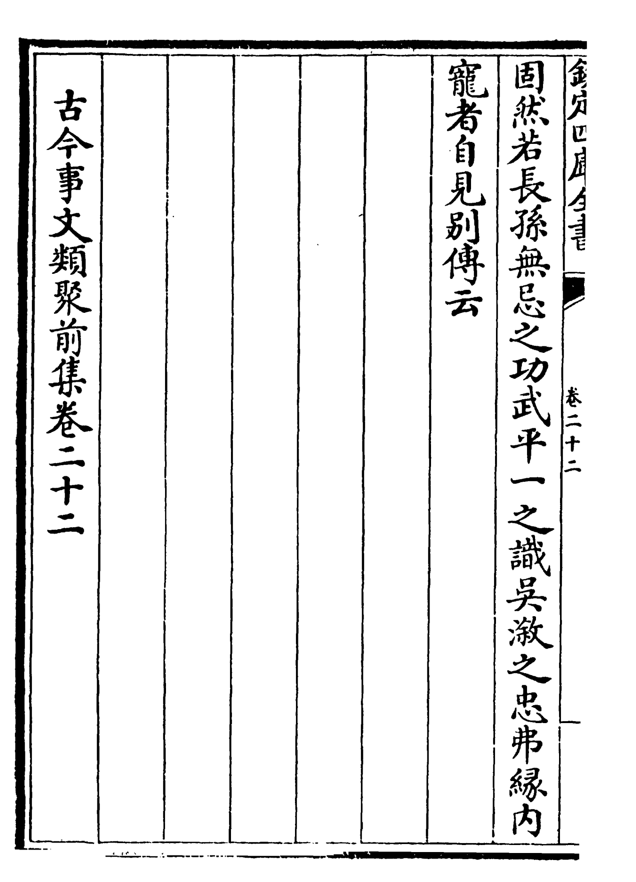
雜著

漢外戚傳敘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葢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唐外戚傳敘　宋子京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内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艷私産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汚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裹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葢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宫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



固然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吴溆之忠弗緣内寵者自見别傳云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二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三

宋 祝穆 撰

人道部

師

羣書要語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

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學記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學記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曲禮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當仁不讓於師論語凡講問席間函丈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曲禮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老子魯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楊子）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同上）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學行）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尚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韓）

古今事實

百世之師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盡心

孔師老朋

孔子曰吾聞老朋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家語

遠來求師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其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注曰言不惜物也

束脩為禮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傳授源流

孟子嘗師孔子之孫子思

假館受業

曹交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告子

不忘其師

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善不失其友注隨會也諫則言聞之於師

從師卒業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祛篋二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禮耳秦也儀也乃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

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顔而言告二子以全貞之道

相次受業

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學士皆師尊之

從居授業

鉅鹿侯芭常從揚雄居授其太玄法言

前施絳帳

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禮待不同

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愷悌多智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絲竹鏗鏘極樂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

兩人聞知各自得也
易已東矣
田何授易於丁寛學成寛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吾道東矣
鄭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本傳
不稱官閥

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輕東家丘

邴原欲遠游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强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

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厷辭謝焉

學非一師

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學非一師

擔囊負笈

吴商故鄣人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

勝數

吾之師表

頳川荀淑至真陽遇黄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

舌耕得粟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拾遺記

貴游知學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白首北面

賈瓊曰夫子文中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門人遭時

王福畤雜録先君門人布在廊廟魏徵曰大業之際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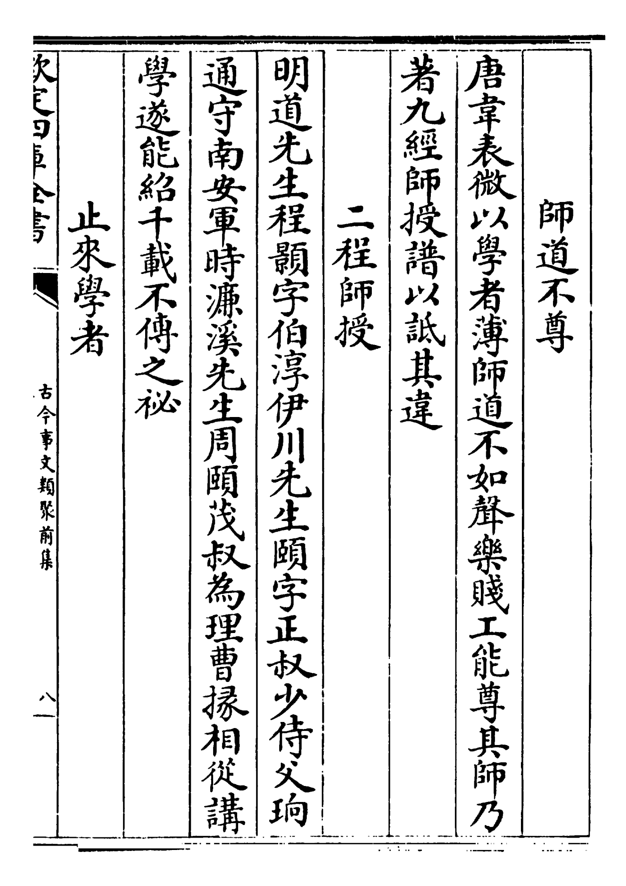
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

薦進其師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臣幸因家門舊事輙敢薦聞李德裕集

不叛其師

韓愈答孟簡書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師道不尊

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二程師授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頤字正叔少侍父珦通守南安軍時濂溪先生周頤茂叔為理曹掾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祕

止來學者

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後乃有悟

横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

吾道南矣

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尋醫調官京師因往頴昌從學

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鄰齋師事

呂希哲字源明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先生而四方從遊者日益衆

坐春風立寒雪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

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三尺涪陰記善録

體用之學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為多後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塲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

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

李廌書

隨資而教

客有話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儇宕所齎千金染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儆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黄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

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憚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頴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李德書

以子妻之以下係師門議婚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之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增編其文

昌黎先生殁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文集序

服喪廬墓以下係為師服喪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史記

仲尼既葬弟子皆廬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家語

孟子曰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檀弓注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孟子

為師起墳

侯芭從揚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本傳

弟子無服

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 檀弓

古今文集

雜著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

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

子郯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

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于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于人

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輙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薄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

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兹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

睸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卑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之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

責沈　陳瑩中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爾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繫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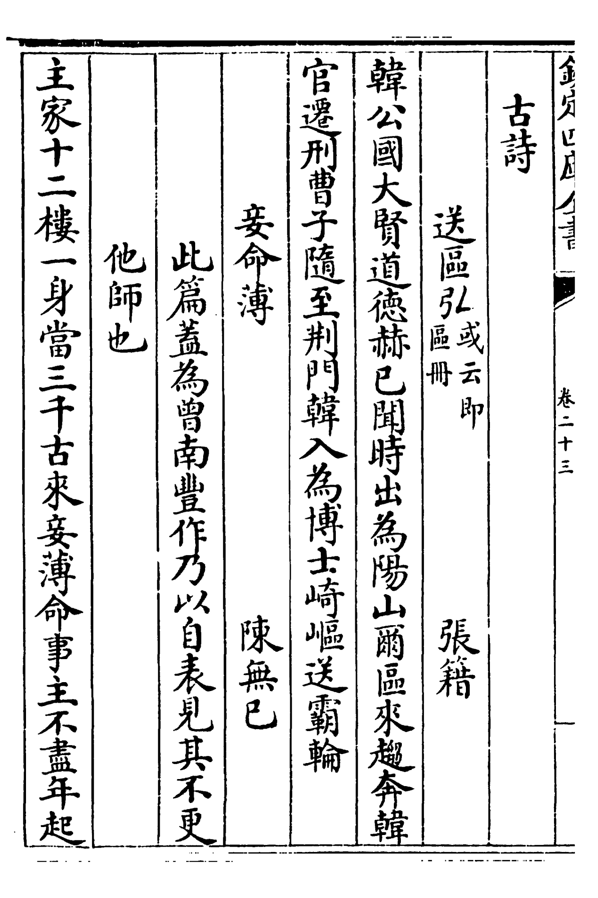
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産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悦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

院黙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黙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媿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内訟改過頼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

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極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貳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榦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于彼乎物之始終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

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亡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了翁以葢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智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媿非有尊德義之心而以自勝為強何以及此高文大筆傳之天下使世之自廣以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紹興甲寅正月中休龜山楊時書



古詩

送區弘或云即區冊　張籍

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時出為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刑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送霸輪

妾命薄　陳無已

此篇蓋為曾南豐作乃以自表見其不更他師也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

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觀究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畧已聞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黄絹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

子天意人與同歷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斗寳樽播華蟲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瑽瑢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絶弦綦酒頗闕供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其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草露濕寒蛩

詩話

師生俱賢

安定先生自慶歷中教學於蘇湖間歐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欀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會於首善堂合樂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奏琴瑟之聲徹于外

交友定交擇交附

羣書要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勿疑朋盍簪豫卦十朋之龜益卦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繫

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易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曲禮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表記相觀而善之謂摩學記子夏曰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檀弓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行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禮記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孝經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伐木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曲禮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語朋友數斯疏矣語朋友切切偲偲語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疏不拜

者有通財之義_{並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_{家語}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與處焉_{家語}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_{後漢王吉傳}

詩句相識雖新有故情白集欲迎先倒屣並坐使傾樽劉賓客

近世交道喪青松落顏色孟郊途窮見交態杜

定交一見如舊房玄齡傳

擇交輕交易絶君子所恥表記比之匪人比卦毋友不如已者語

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文中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文中子

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韓集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孟子

詩句四坐無凡賔李白審友門庭無雜賔孟浩然

古今事實

孔子四友

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以兄事友

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李翺書

雖饑不見

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莊

莫逆於心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交子桑戶死二人編曲鼔琴相和而歌子貢曰彼何人者耶修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

久而能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世莫可語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淮南子

結為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列士傳

惡爲藥石

臧武仲臧孫紇也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同師之友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莊子德充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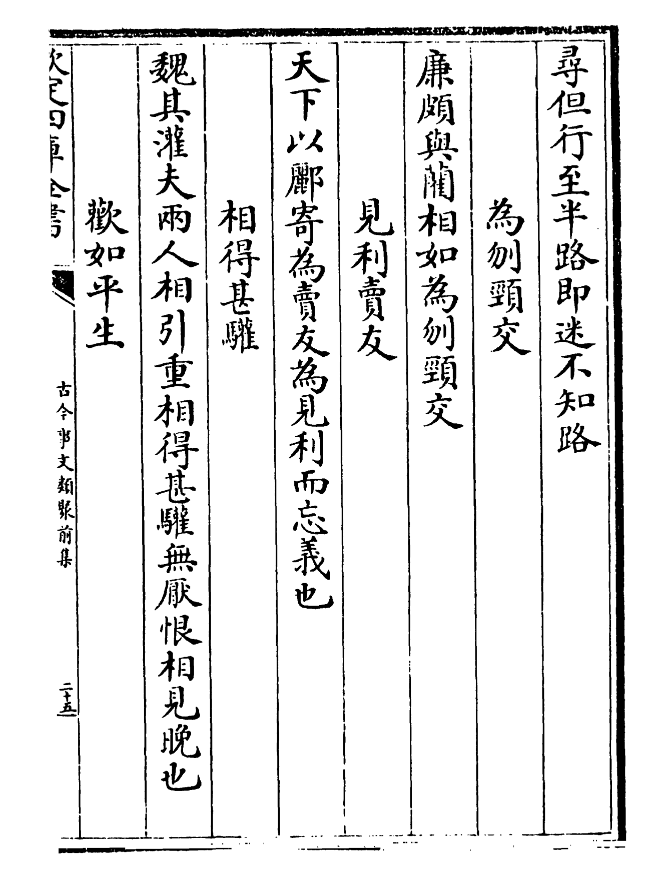
鄭崇弟立與傅喜同門相友善西漢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

無與為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也

夢中相尋

六國時張敏與高恵為友每相思不能得敏便於夢往



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為刎頸交

廉頗與藺相如為刎頸交

見利賣友

天下以鄙寄為賣友為見利而忘義也

相得甚驩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驩無厭恨相見晚也

歡如平生

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膠漆不如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為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為忘年友

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為忘年交　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

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託其妻子

朱暉與同縣張堪為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結綬彈冠

王吉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又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

相薦達也

何時抵掌

曹修交南都劉損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凡

與談必久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

如期而至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卲為友卲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别

遇賊不避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

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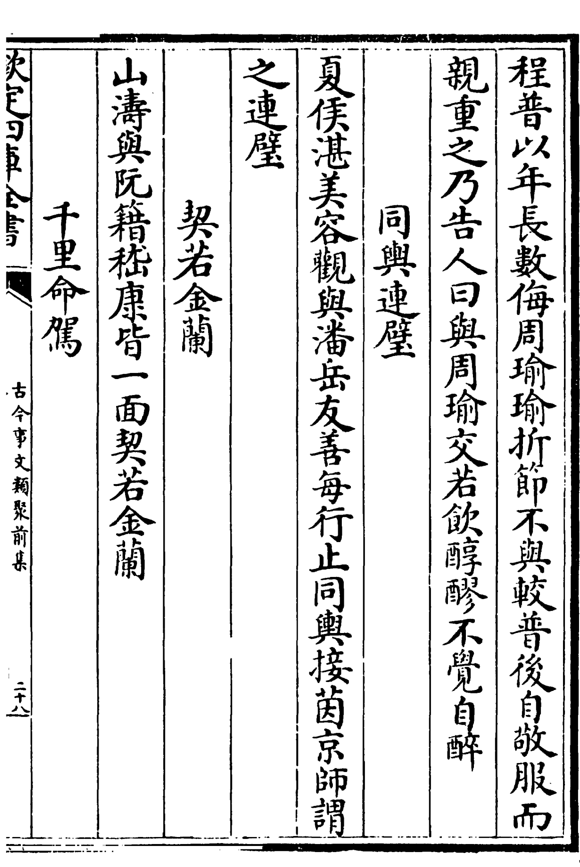
同年友善

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總角之好

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見侮不較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瑜折節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瑜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同輿連璧

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契若金蘭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千里命駕

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駕從之

小人共載

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侃詣之晫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青雲之交

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時請一言

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爲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爲耐久朋

落落晨星見同年門

見其所與

李元賓既没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

出謁吏僕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氊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

約吏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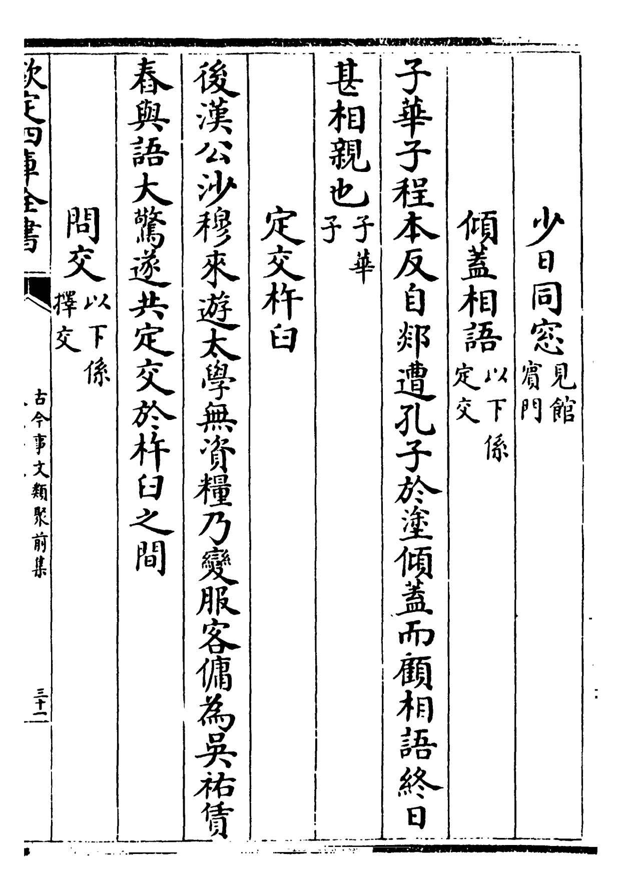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

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

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茍同者墓誌

友三偉人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范文正公作王元之畫像序



少日同窻見館賓門

傾蓋相語以下係定交

子華子程本反自郯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子華子

定交杵臼

後漢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吴祐賃舂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問交以下係擇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友勝已者

賜也好友勝已者商也好友不勝已者家語

非德不交

趙典閉門却掃非德不交續漢書

師友荀陳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續漢書

所至擇交

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魏志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龎德公入汝南則交黄叔度

聬兵子語

劉巴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海録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子厚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選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上白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

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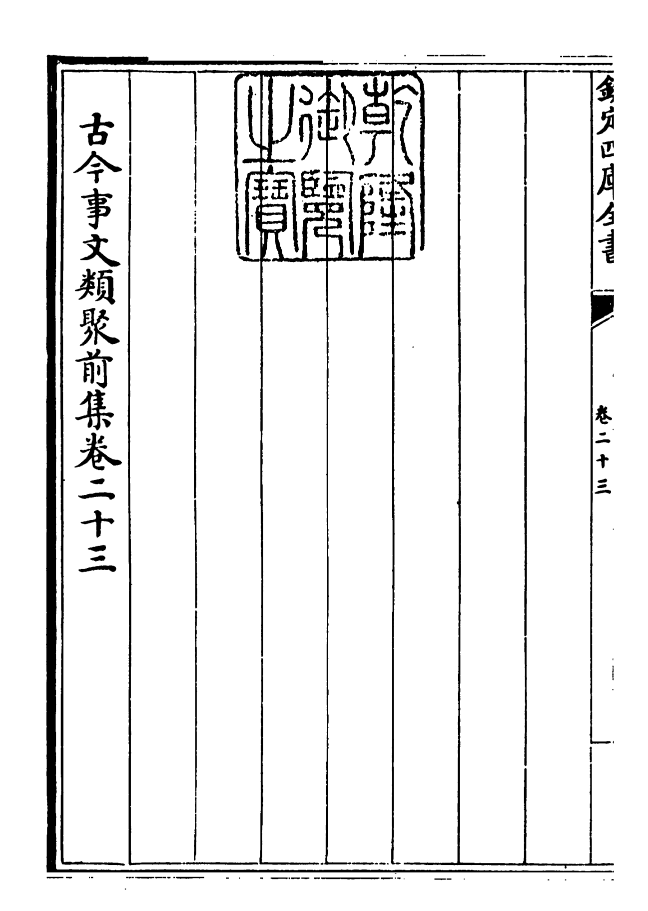
古詩以下係擇交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芀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擇友　　孟郊

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諂多非義且苟得若是傚好人堅心如鐵石不諂亦不欺不奢復不溺面無恷色容心無詐憂惕君子直道人朝夕常的的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三